

普希金 与我

主编：孙绳武
卢永福



纪念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诞辰

200

周年

1799—1999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希金与我/鲁迅等著;孙绳武,卢永福主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5

ISBN 7-02-002949-3

I. 普… II. ①鲁… ②孙… ③卢… III. 普希金, A. S.
—文学评论—文集 N. 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861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2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25 插页 4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29.50 元



纪念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诞辰

200周年

普希金

柳成荫 作



书影



书影

前 言

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生于一七九九年,今年是他的诞辰二百周年。在他的祖国和其他不少国家,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这位诗人对人类文化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我们受中国普希金研究会的委托编辑《普希金与我》这本书,是在中国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活动中的一项工作。

一九〇七年,鲁迅先生撰写的《摩罗诗力说》一文,对诗人生活的时代及其作品的特点,作了简要而中肯的说明,这可以说是在中国正式介绍普希金的开始。一九三七年,中国进步文化界在上海举办了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伟大诗人的尊崇。部分俄侨还在上海建立了普希金的铜像。一九四七年,虽然刚刚经历了八年的战争和苦难,中国进步文化界仍然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活动,重建了被日军破坏的诗人铜像,并出版了新编的《普希金文集》,促进了诗人作品的流传。新中国的建立为翻译和研究普希金的作品创造了新的条件。目前在中国已出版了多种普希金的全集、文集、抒情诗全集以及不同形式的诗集、小说集、戏剧集、文论集、研究著作。在普希金的祖国以外,中国可能是他的读者最多的国家。

本书收入了当今百余位作者的文章,他们是中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作品的翻译者和研究者、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以及文学爱好者。为了使中国读者便于了解上半世纪中国文化界对普希金的看法,我们还辑录了四十年代一些重要作家和诗人的文章。

一个早已属于历史的外国诗人,为什么在风土人情相异的中国,在漫长的百年中,在疾风暴雨的时代变幻中,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他们永远是诗歌的最大量的读者),这不是一篇短文能回答的问题。但我们相信,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从作者自己的角度说明了对普希金的喜爱、研究和理解。

可惜,编辑这本书的意图是渐次明确的。在开始时还没有一个周到而细致的计划,也没有采取公开广泛的征稿方式,因而未能邀请更多怀有同样愿望的人士参加。也许这个缺憾将来会有另外的朋友来弥补。

最后,我们谨对所有参与完成本书的作者、美术家和出版工作者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我们的前辈黄源老先生和老诗人臧克家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感谢。

编 者

1999年3月

目 次

我的朋友普希金	邵燕祥(1)
普希金与我	李 瑛(4)
说不尽的普希金	纪 鹏(9)
永远的普希金	吉狄马加(13)
重读普希金	刘岚山(18)
普希金鼓舞着我们	屠 岸(22)
难忘一首诗	莫文征(25)
呼唤诗的精神	王耀东(29)
赞美普希金铜像	欣 原(34)
“另一个已化为青铜雕像……”	王家新(39)
在乡下读普希金	彭瑞高(43)
我忆起了那美妙的一瞬	旷新年(47)
回忆莫斯科普希金百年祭	戈宝权(53)
普希金启发了我	丘 琴(57)

普希金与我	魏荒弩(61)
探寻诗人的心声	高莽(65)
为了全世界传颂这个诗魂	冯春(73)
翻译《奥涅金》想到的	丁鲁(77)
普希金译介的沧海中的一粟	顾蕴璞(80)
浪漫多情普希金	谷羽(84)
普希金与我	王士燮(87)
《我的普希金》和我	苏杭(90)
普希金,我心中永不落的太阳	张铁夫(95)
我爱普希金	智量(99)
普希金在我心中的历程	张有福(103)
妒嫉心是恶的根源	张学曾(106)
普希金伴随着我成长	郑铮(110)
热爱,但感到惭愧	刘辽逸(116)
我和普希金的缘分	刘湛秋(119)
普希金帮我选择了生活	韩世滋(124)
夏日里那美妙的一瞬	查晓燕(128)
普希金的爱情诗	汤毓强 陈浣萍(133)
天才的召唤	陈训明(137)
普希金与布罗茨基爱情诗的异同	刘文飞(141)
普希金的戏剧	戴启篁(146)
献给你,诗人普希金	田国彬(150)
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情结	程光炜(154)

我接触普希金作品的点滴回忆	叶水夫(157)
伟大的诗魂永远年轻	陈昊苏(160)
普希金与我	李明滨(164)
这个大诗人的铜像将永存在中国	葛一虹(168)
普希金的魅力	孟 昌(172)
致普希金	岳凤麟(177)
普希金与我	徐稚芳(181)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许崇信(185)
普希金与我	臧传真(189)
普希金与文学的民族独创性	马家骏(192)
普希金——我心中的一盏明灯	何茂正(196)
普希金给我的启示	李锡胤(200)
永远的普希金	金亚娜(207)
营造洁白无瑕的爱的宫殿	张建华(211)
没有普希金,就没有莱蒙托夫	克 冰(217)
普希金情缘	刘亚丁(220)
但愿此缘伴终生	孟庆枢(224)
一支羽笔	潘安荣(228)
普希金与宗教	任光宣(232)
留诗千载在人间	孙美玲(236)
我的普希金	王 燎(242)
我在大学里讲《奥涅金》	徐玉琴(249)
再谈普希金与“多余的人”	刘宗次(254)
道德精神	童道明(259)

乌格利奇访古	李毓榛(262)
最初的,也是永远的.....	汪介之(267)
我又记起了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	吴泽霖(271)
我了解的普希金	白春仁(275)
自由的歌者普希金	郑体武(279)
“我想向世界歌颂自由”	余一中(287)
普希金与翻译	郑海凌(291)
走近普希金	张冰(294)
从普希金到阿赫玛托娃	王业(298)
遥遥两心知	刘涛(305)
《铜骑士》——对王权的抗议和批判	潘稼民(309)
感谢普希金	龙飞(314)
走近普希金	王立业(318)
普希金与俄国童话	周忠和(322)
优美的诗句,深邃的启迪	徐赞云(328)
一首写给我们的诗	赵宁(333)
本质的竖琴	宋遯(337)
一尊铜像的联想	章廷桦(341)
我敬仰你,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葛崇岳(349)
普希金情结	程文(354)
张西曼与普希金在中国	张小曼(360)
温佩筠与普希金	孙维韬 温家琦(365)
想起介绍普希金的三位先驱	孙绳武(371)

普希金与我的编辑生涯	孙厚惠(378)
我的普希金情结	李向晨(382)
回忆和祝福	赵丽宏(386)
普希金的太阳永远照耀	卢永福(393)
从阅读到翻译出版	沈念驹(肖马)(399)
俄国作家与决斗	蒋路(403)
决斗与决斗者普希金	季明举(413)
追忆	斯庸(421)
纪念碑的纪念	谢波(429)
普希金的遗产是电影的无尽宝藏	俞虹(437)
普希金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臧仲伦(443)
契诃夫书信中的普希金	朱逸森(448)
普希金的器量	刘季星(452)
普希金与文学批评	刘宁(455)
别林斯基是如何评价普希金的	辛未艾(460)
苏联人民和诗	朱宪生(467)
普希金在比萨拉比亚的两次浪漫之旅	刘洪波(473)

我国前辈作家论普希金

论普希金与拜伦	鲁迅(483)
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	瞿秋白(486)
普希金与俄国历史小说之发展	耿济之(490)
论普希金的长篇小说《甲必丹之女》	郑振铎(495)
向普希金看齐!	郭沫若(499)

一九四七年在苏联普希金博物馆题字	茅 盾(505)
记列宁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馆	茅 盾(506)
A.S. 普希金与中国	胡 风(512)
诗的气质	吕 荧(520)
颂普希金	景 宋(525)
竖立了起来	臧克家(527)
关于《鲍里斯·戈都诺夫》	姜椿芳(林陵)(531)

〔附录〕 普希金作品中译本编目	(535)
-----------------------	-------

我的朋友普希金

一个人能拥有许多朋友多好啊！在我众多的朋友之中，有一个就是普希金。

我跟普希金结识是在一九四七年，那一年我十四岁，他已经一百四十八岁了，我们是忘年交。

那一年我得到了一本时代出版社的《普希金文集》。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我认识他，主要是从他的抒情诗。书的前半本我翻熟了。纸的颜色泛黄，好像能把人带到十九世纪昏黄的路灯下，天低云暗的涅瓦河边。

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纨绔子弟看。也许他出入上流社会，衣着吐属，都与我这个东方的平民孩子不同，以致相去甚远。然而我不怀疑他将接纳我，他会带我去看望他的奶娘，他的女友，由于年纪悬殊，他对我全不避讳，

尤其是他会让我跟他一起参加他的秘密会见,就像我当时在北平投入地下活动的小组一样。

“在残酷的年代,我歌唱过自由。”就凭这一点,我得引他为兄长,为同志,我也许会陪他去西伯利亚的矿坑底层,把锋芒如雪的宝剑送到为自由而受难的囚徒手上。

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为纪念普希金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我写了《普希金和他的剑》:“生命是一盏宝剑,闪烁在/爱人和敌人的中间。”一九五七年我在莫斯科河边叩访了他的故居,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三尺剑,在黑色的鞘里:是不是还时时地铮铮鸣响?

我与普希金是神交,一卷在手,就与他相偕神游。鲍罗金诺古战场,高加索的群山,茨冈流浪的草原,泪泉喷涌的后宫……真的,普希金也像苏东坡似的“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吗?只是他活得太短,死得太年轻。当我找到他歌唱过的青铜骑士像时,一转眼他已不见,再回眸,他却披着大氅,伫立在那属于他的广场一角了。

他的精神空间是辽阔的,他的胸怀里起伏着大海,他的眼光直射到许多世纪之后,他并不需要人工的纪念碑。他有千千万万不分年龄、国籍、肤色、性别的读者,是倾心爱他的朋友。

他大概想象不到,在五十年代中期,穆旦把他的一系列叙事诗译介出版后,我和我的朋友初读《加甫利颂》^①是多么开

① 本书中各篇所引用的普希金著作篇名和诗文来自不同的中译本,编者均不做改动。

心，大笑不止，他当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欣赏他对加甫利的含笑的揶揄。

他大概更想不到，在一九六六年冬天，我和一些伙伴被押着列队外出劳动，走过钓鱼台，玉渊潭水结了层薄冰，只听脚步声，没人说话，我望一眼湖面，忽然想到的是，《叶甫盖尼·奥涅金》里那一场冰上嬉戏的乡村冬景，依稀是一片笑语欢声。在那不自由的阴郁的日子里，普希金仍带给我一刻的温慰。

我在夜校里学过一年多的俄语，但那是远远不足以领会普希金诗的语言之美的。我感谢翻译家们，特别是当我把不同的译本对照阅读的时候，比如把穆旦和吕荧分别用格律体和自由体译的普希金诗体小说并排着读，涵泳之间，我就觉得进一步走近普希金的世界了。

有人问，你的《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是不是受了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影响，我相信这个感觉是可靠的。不过，从心底里说，普希金的诗无论长篇短制，叙事抒情，其中都流荡着一脉雍容的大气，这是诗人的气质和素养使然，硬学是学不来的。

与普希金交往，过半世纪，也可说是共过患难的；诗人惠我良多，恐不是字句的事了。

邵 燕 祥

1998年7月5日

普希金与我

我是一九四二年读中学时开始写诗并发表作品的。就是在这一年，我第一次听到普希金的名字，记得那之后曾偶尔抄过两三首可能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他的短诗；当时对普希金并没有多少了解，只知道他是俄罗斯诗人，写过不少诗文，可惜中国还没有完整的译介；他三十多岁就因决斗而死，对他的死也觉得不可理解。其实，他的作品，此前在中国已出版过一些，只是在我居住的沦陷的小城难以找到。

一九四五年秋考入北大读书，读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其中有一节论及普希金和拜伦，这就激起我寻找普希金作品的兴趣，也才能使我有机会读到从俄文直译过来的普希金的作品集，这时，我对文学艺术已有了较为认真的思考，同时，也逐渐较多地了解